

祁志祥教授独立主持完成的《中国美学全史》五卷本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美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美学全史》上起先秦,下迄21世纪初,全景式地分析、描述了中国古代美学精神在古代的运行史及其在20世纪向现代美学学科的转型史。这样贯通古今的美学史著作,就我目力所及,还是第一部。《全史》的价值,首先在于在时间跨度上达到最大,揭示了中国美学演变的完整历史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美学全史》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第一卷,论中国古代美学精神。作者理解的中国古代美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对美和美感的基本看法以及中国古代三大文化主体儒家、道家、佛家对美的特殊看法。史论结合是本书突出的一大特点。本书与史相连的理论阐述,恰恰由第一卷体现。它是对中国古代美学史演进中积淀的若干共识的过滤与提纯,也是对中国古代美学史梳理的理论指导。第二部分为第二至第四卷,描述中国古代美学精神在中国古代的运行史。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共有的美本质论体现为味美、心美、道美、文美及物我同构、天人合一的适性之美的复合互补,它们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第二至第四卷,作者依据中国古代复合的美本质论的诞生、变异、回环、终结,将中国古代美学史划分为奠基、突破、发展、综合四个时期,即先秦至两汉为奠基期,六朝为突破期,隋唐宋元为发展期,明清为综合期。第三部分为第五卷,描述中国古代美学向现代美学学科的转型史。

# 贯通古今 回应时代

——祁志祥《中国美学全史》读后

■ 杨春时



《中国美学全史》  
祁志祥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揭示:中国古代美学并无独立的学科概念,美学思想散落、分布在各种线索的哲学理论与文艺理论中;而“五四”以后西方的“美学”概念在中国落地生根,“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聚焦现实与艺术中的美及美感经验的哲学思考,于是中国现当代美学史的叙写结束了古代的多线并存,而能够理直气壮地单线推进。在现代美学史的描述中,作者以192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为界,将中国现代美学史一分为二,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高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蕴含的价值取向的变异,以及前期主观论美学向后期唯物论美学的转变。在当代美学史部分,作者分为第一次美学大讨论、第二次美学高潮、新世纪以来美学的解构与重构三个阶段。

《中国美学全史》的“全”不仅指时间上纵贯古今,而且指空间上笼罩群伦。第一卷在论中国古代共有的美本质论后,即分别综论本同而未异的儒家美论、道家美论、

佛家美论。第二卷至第四卷在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叙述中,儒家美学、道家道教美学、佛家美学始终是同时并进的三条哲学美学线索,此外还根据时生灭叙写了墨家美学、法家美学、玄学美学。与此同时,古代美学史部分还具体考察了哲学美学观在各门艺术理论中的表现,广泛地考察了每个时代的诗论、文论、词论、曲论、小说理论、书论、画论、音乐理论、园林理论中反映的美学思想。琳琅满目的文艺美学线索与多姿多彩的哲学美学线索齐头并进,奏出了多声部、复调式的古代美学交响曲,呈现出古代美学思想的全景图。而到了现代,西方的各种美学学说纷至沓来,于是中国美学发生转向。由于中国现当代美学史涵盖了中西美学的关系,因此,中国现当代美学史必须在研究中国美学的同时,也研究西方美学。志祥教授不仅熟悉中国美学,也了解西方美学。所以,他能够跨越中西美学的边界,把握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概念,对现当

代美学作出深度阐释。作者客观揭示了这一历史现象:中国近现代美学家们的理论思想虽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但也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中国美学传统,进行了中西美学思想的融合与中国美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这样,《全史》以先秦到21世纪初的时间为纵轴,在古代以儒、道、佛、玄等派别的哲学美学和散文、诗词、戏曲、小说、书法、绘画、音乐、园林等文艺美学的多条线索为横轴,在现当代以美学概论、文艺概论之类的原理性论著为纬度,精心打造出了这部中国美学全史。

细观全书,我们发现,此书不仅对已出版的各类资料选编作了认真的综合继承,而且对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美学原典有深入的专研把握。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作者依据其独特的美学观,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美学资料取得了许多新的发现,如对佛教典籍中“涅槃极乐”、以“味”为美、以“圆”为美、以“十”

为美、以“光明”为美等材料的挖掘即是典型的例子。许多被以往美学史忽略的美学思想,包括一些现代历史上鲜为人知的美学家等,都被发掘出来,使得历史的建构丰满充盈。面对如此浩繁的材料,作者执简驭繁,举重若轻,将各个人物、各种著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各得其所,给读者把握美学史的内容提供了很大方便。

在现当代美学史部分,作者写史,以人物为历史坐标。作者选取人物的标准,是在美学原理、文艺概论方面有系统化思考、建树、创新的代表性人物。只要创造出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哪怕传主没有显赫的学术地位和话语权,作者也将其收入史中,如萧公弼、金公亮、汪济生、王明居等等。反之,如果没有创造出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哪怕这些学者地位高、名声大,也有所不取。作者对于入史者也不论尊卑,客观地论述、真实地评价,彰显了求真务实、和而不同的学术探讨精神,同时也采取了尊重研究对象、与入史者对话的立场,将自己的反思以存疑、商榷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体现出理解、宽容的精神,从对宗白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到周来祥、蒋孔阳、叶朗、朱立元、陈伯海等等现当代美学史上一系列重要人物的评述中,都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这种反思的真诚和对话的智慧。

改革开放40年,产生了一批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回应了时代的需要。在美学领域,也不乏有价值的成果。本书就是在美学史研究领域尽显“中国风格”的一部有重要价值的著作。

十多年以来,王宏图的小说始终在处理着城市叙事与欲望书写的问题。2006年,他的长篇小说《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东方出版中心)展开了其“欲海汨渡”的叙事探索,他笔下因金钱权势而身陷威胁的家族、被各种女性力量所诱惑的男主人公,似乎是延续了海派小说繁华与腐朽同在的现代性传统,烟视媚行的女性魅影与其说是女性个人的投射,不如说都市气韵的形构。对于上海,王宏图自有他独特的感觉结构为小说文体定锚。如他的小说主人公总像是一个阔别已久的旧人、或远道而来的知情人:“他这次原本是不想回上海的”(《忧郁的星期天》)、“早已不是第一回了:从旧金山经东京中转到上海”(《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他又回到上海来了。又回来了”(《迷阳》),而久违的上海也呈现为一种固执的偏见,形构为反浪漫的城市书写样态:“这座以贪得无厌著称于世的城市”(《别了,日耳曼尼亚》)。严厉又容易被背叛的父亲、“总是妈妈说了算”(《一一风荷举》)的强势母亲、深埋在记忆深处的女神、孱弱的家人的病体、若有似无的悲戚、间歇性无地自容的罪感、对挣脱的渴望、被爱欲束缚的愁烦,是王宏图小说着力刻画的要义,并于他数以百万字建构的文学世界中赋格。

《迷阳》却比王宏图之前的创作更走向极端。小说形式上的拓展是一方面,小说的叙事方式受到了书信、日记体、沉思录等哲学文体的影响,人物的建构也更趋向自由。他不断破坏着上海这座特殊的城市为每一个书写上海的人所制定的基于生计、财富、情感方式的共识与规范,赋予

# 欲海汨渡与家族沉思

——读王宏图长篇小说《迷阳》

■ 张怡微

与之颇不协调的诸如“陷入不可控制的狂怒”的情绪、或“夫妻不像夫妻、父子不像父子”的迷狂中,以期去整饬、去单一,来还原生活在欲望之都中的欲望者本来可能的样子。吊诡的是,小说中过于激烈、极端、奇峻的欲望探索,令小说要义逼近于对于单一日常生活方式的恫吓与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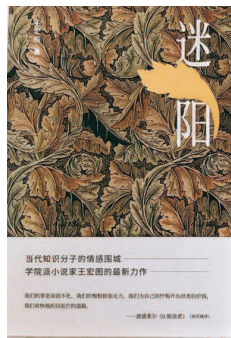
《迷阳》的故事说的的是一个35岁的大学教师季希翔,冲动之下辞去教职。离开大学后,季希翔不仅“没寻觅到无拘无束的自由,反而沉陷到令人窒息的无聊之中”。跋涉情海的苦役令他不断沉思,不断忏悔,又重新燃起新的焦虑与不安。他怀疑古老的伦常孝道(“父之于子,当何有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残酷的野性被唤醒,我们父子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与婚姻制度羁绊(“看,把两个人钉在永恒的刑柱上,让他们无休止地向公众做着道德表演”),却又难以自持地与“羁绊”滋生出日常的依恋。

季希翔不是没有挣扎和犹疑,他不断地给父亲写寄不出的信,这些心路历程充满骇人的机密,又遁于妥协与压抑。他心中的女神是父亲年轻的情人辰樱(“她明明是喜欢我的”),他怀疑、甚至羡慕太太不忠(“但她毕竟是真有所爱”),又忿忿复仇于情人(“替身毕竟是替身”)。他无法真

正超脱于情欲、金钱、与俗世生活的种种诱惑,坦诚“要诚实地做一个人,说多难就有多难”。何为诚实?是与欲望搏斗的狼狽。

小说尝试拷问的是文明社会之外,一个有欲有求、信马由缰的诚实的人究竟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季希翔的行为可能充满瑕疵,他的经验却超拔于沉沦的恶道,断言婚姻不可能救人于欲海。情欲的杀伤范围失之偏颇,甚至波及孩童(川乐)和失能者(云亭),更不用说对于伦理和道德的威胁。欲望的身体从袒露欲望伊始可能就表现为奥古斯丁式的忏悔,“从我糞土般的肉欲中,从我勃发的青春中,吹起阵阵浓雾,笼罩并蒙蔽了我的心,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晴朗的爱、什么是阴沉的情欲。二者混杂地燃烧着,把我软弱的青年时代拖到私欲的悬崖,推进罪恶的深渊。”季希翔带着继母私奔到了土耳其,那本来是他情感生活中的华彩乐章、夙愿得偿,他终于完成了“弑父”的壮举,也挣脱了不幸婚姻的牢笼。伊斯坦布尔之行却并未为这段奇恋增色,反而令季希翔陷入更深邃的迷狂,他甚至出手想要杀害与他私奔的辰樱。

小说最终收束在近似帕斯卡尔的沉思处。“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



《迷阳》  
王宏图著  
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久病的父亲在临终前承担了宽恕的重责,青春年少的小孙子还在五光十色的情色密林中寻觅宝藏,濒临精神分裂的儿子坠入迷情的荆棘时而疯狂时而羞愧。三代男性各自在情天旷野中吟咏“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庄子·人间世》)读后令人怅然。

在小说中讨论情欲并不鲜见,纵观小说,辰樱像是一个非常超现实的、莎乐美似的女性形象。她是复仇的工具,也是父子迷恋的客体。是他们的病,也是他们的药。她的存在并不为了妥善处置,而只是为了搅乱秩序。一如柏拉图的隐喻,情欲以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间接地出示那不可直述的状态。这种状态或许就是原始的争夺。一直以来,争夺是浪漫主义的上海所回避的,父子、兄弟、朋友间、婚姻内部的较量输赢,亲人之间的财富争夺与被压制的非理性,也是世故的上海人并不愿意放上台面来言说的,而王宏图的写作,似乎让我们看到了颇为奇异的上海男性秩序,那种多情、迷途的、疯狂的、失序的儿女情态。